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二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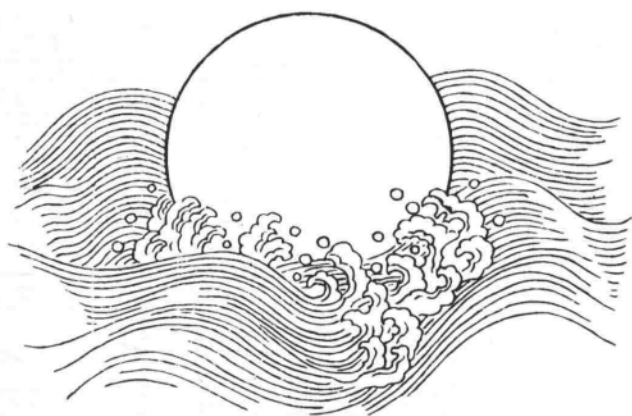
黃山書社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二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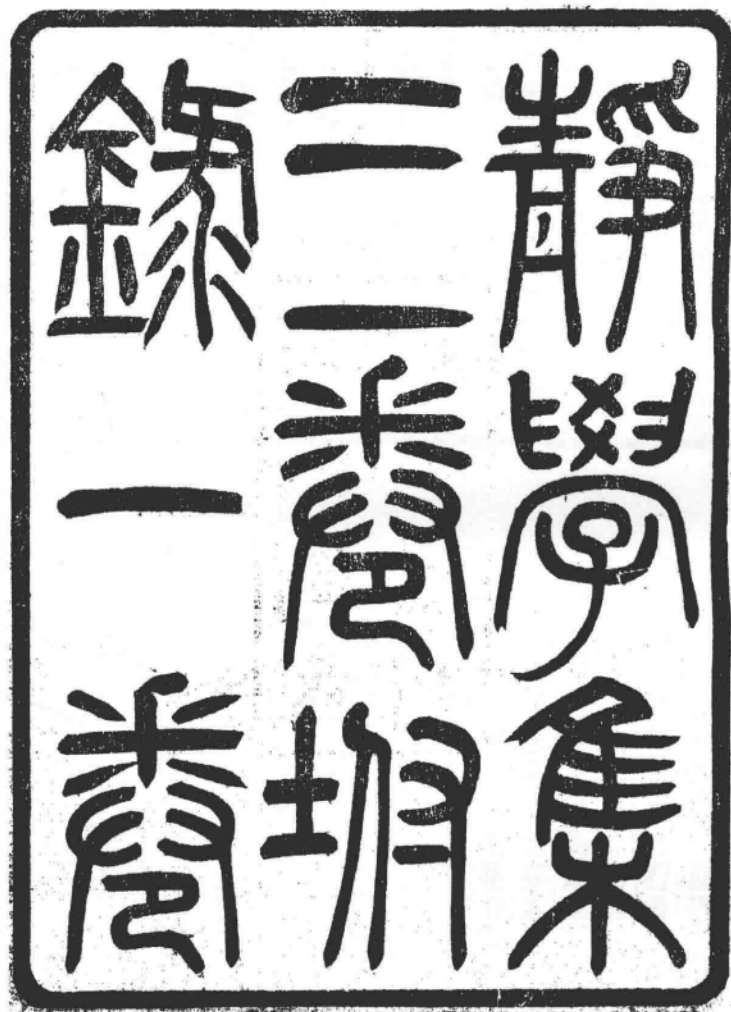
黃山書社



(明)王叔英 撰

王靜學先生文集三卷附錄一卷

民國九年吳興劉氏
刻嘉業堂叢書本





明史本傳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絕食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齊泰來奔叔英謂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哭共圖後

本傳

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旣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

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鄴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本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

靜學文集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宋以

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還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諡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

生者或謂其恭懿順巽以宜於物又云其氣節庚庚不爲勢家所屈蓋其詳也余因是有感乎聖人之所謂和者要在乎不失其正故居常則油然守恭遭變而毅然見節如柳季之和易以三公則薄之而不屑處也而晚近之論必欲破甄琢雕以同塵流是以頑鈍無恥者冒收和名至於身歷數姓自詫寵遇以是云和去和萬里矣吾固以先生爲真和者也是集也故傳楚中乃寶慶守謝世修氏刻於宦邸而桑梓後學猶藉手錄余乃請於郡伯李翁梓之以廣其傳及得漢陽祈雨文三首與宗伯黃宗賢氏所爲傳以益之或謂先生之文當與古人炙若余曰先生譚世務可措經濟論節義可風頑懦

蓋不誣云

謹案靜學集二卷初刻於成化壬辰邑人謝省爲後序徐敬孚爲跋再刻於萬厯丙子知太平縣事翁仲益爲序益以漢陽祈雨文三首及黃綰所爲傳三刻於國朝康熙乙酉太平參將郭鎮邦爲序四刻於嘉慶甲子裔孫王秉乾等捐刻邑人項調陽序補明利害策一首又附弔謁詩七首余久訪不獲僅得嘉慶刊本二冊陳紀王先生事述楊士奇莫文葉良佩王先生行實蔡潮忠節祠記黃綰王先生傳翁仲益林貴兆忠節祠碑以及朱元允重修忠節祠記等或列卷首或列卷末似屬非是今據赤城論諫錄補資治策八首并

四庫書目

序一首釐爲三卷書後一首跋一首詩一首爲補遺諸賢傳記等十首及弔謁詩七首爲附錄并採明史本傳及王玘伯丈二女并記藉以攷見先生一門忠孝凜凜如生與方正學遜志齋集同垂千古也宣統二年春二月邑後學金嗣獻識

原序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獨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廢列上公土封大邑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而已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寥寥也於乎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

林序

五

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而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呼號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也夫何彼之多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於彼者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爲可貴而乃受彼之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予觀古之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爲之太息也王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

林序

六

通和也若巧夫之呈技斂散反復機括轉移之間有非在己者求之於世能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曰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我文如古賢聖是吾心也其氣節庚庚畧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之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人世適所以重乎天也昔傳欽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也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乎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爲取富貴之資而已耳得如原

采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臨海林右譔

原序

世有不待文而傳者曰節義雖然西山采薇之詞作史者備而錄之何也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在少有表見者且然矧節義之士於世不朽以今觀之采薇之歌感慨激烈其憤俗絕世之度炯然如可目觀蓋純乎其爲清矣先生固希踪夷齊者乃其絕命之詞云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鳴呼何其雍容而不迫也翁仲益曰余嘗畧攷當代文獻先生所與方正學書戒以相時量可獨深味其立論信通方博大經世儒也茲吏於是邦知先生之節又得讀先生之全集其言皆正大和平溫然易親及語次忠節孝弟之事獨判判不少置而鄉人談先

翁序

七

生者或謂其恭懿順異以宜於物又云其氣節庚庚不爲勢家所屈蓋其詳也余因是有感乎聖人之所謂和者要在乎不失其正故居常則油然守恭遭變而毅然見節如柳季之和易以三公則薄之而不屑處也而晚近之論必欲破觚琢雕以同塵流是以頑鈍無恥者冒收和名至於身歷數姓自詭龍遇以是云和去和萬里矣吾固以先生爲真和者也是集也故傳楚中乃寶慶守謝世修氏刻於宦邸而桑梓後學猶藉手錄余乃請於郡伯李翁梓之以廣其傳及得漢陽祈雨文三首與宗伯黃宗賢氏所爲傳以益之或謂先生之文當與古人奚若余曰先生諱世務可措經濟論節義可風頑懦

語民瘼足裨循良至贈遺詩跋汲汲箴戒蓋有德之文也然則方諸韓蘇何如曰先生之才不謝二家顧先生猶未屑屑於此者嗚呼讀其文想見其爲人雖與周濂溪程伯子相上下可也時萬厯丙子端陽日晉江翁仲益撰

翁序

八

王靜學先生文集序

粵稽往古有人以文傳者有文以人傳者皆足昭垂於後世後世讀其文可以想見其爲人雖時移代易久而彌彰莫能泯沒者予以甲申冬欽奉簡命協守茲土於整理戎務之暇訪求邑之人物文獻以資治理邑之紳士諸君子不以予不敏出明翰林王靜學先生文集一冊示余且慮此集之原板湮沒欲商重付剞劂以廣其傳平邑紳士景仰前賢可窺其一班矣予愀然改容曰靜學先生當遜國之餘臣死君妻死夫女死父一家綱維成仁取義曩曾讀其殉難之絕命詞其品行節義歷今凜凜猶有生氣又安在以文而始傳其人耶一日相

郭序

九

與邇先生故里先生之斷碣殘碑已土覆矣殉難之井址已迷塞矣而東郊俎豆先生之忠節祠亦傾圮數椽不蔽風雨矣世事滄桑歲久人湮而先生之文集又安可聽其同於斷碣殘碑不亟謀之同志以廣其傳耶況文如其人字字心印聖賢皆從性靈中發出可以感天地泣鬼神雖其人不必以文傳而讀其文想見其爲人而人又不益以文傳耶幸賴邑侯竟陵徐公學博西泠沈公古越林公皆欣然有同志謹錄元集登之梓前後序跋年月姓氏悉皆載入以不泯從前闡述之意而先生故里之貞珉與夫俎豆之祠宇咸次第修葺并訪其後裔之賢者奉祀庶忠節名臣得與霄壤同垂不朽云

時康熙乙酉歲一陽月穀旦梅溪郭鎮邦撰

郭序

十

王靜學先生文集序

天下唯正氣之所存雖歷千百世之遠要自有其不磨者也夫自古名臣以身殉君者多矣一屈指間孰不凜凜有生氣又奚待讀其文而始得知其人耶雖然讀其文而愈可想見其爲人吾邑靜學王先生當明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時以死自誓方作絕命詞而先序之曰生已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抑何從容就義若是耶誠哉其爲仁人君子矣乎然觀其盡忠盡節之語固屬可歌而可泣而遍覽其生平凡使命往來或評論事理指陳可否辨別是非燦若日星不尤足以感動好學深思者之志乎則其文集一冊烏容忽

項序

上

視耶余曩讀其序記傳論每恨原板湮沒無人焉重付剞劂以廣其傳今幸其迂江渡首裔孫秉乾國永等具繼述前人之念邀請台郡王東岳先生至家厚費資本梓行元集并於資治八策失之既久者尙得檢其一篇以附於後得一而其餘亦大概可見工竣屬余爲之序余答以才疎學淺不足以爲令先世表章但歷數刻以來無非官府及異姓好義者之所爲茲獲夫親支出力編輯從可見靜學先生正氣未泯有莫或致之若或使之者溯厥由來雖非筆墨之所能傳然亦不敢固辭爰據鄙詞以弁其首時嘉慶甲子春三月穀旦邑人項調陽撰

王靜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送台州衛鎮撫歐陽侯序

送孫生序

送卓景高序

送友生鄭允廉教授潮州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壽潘氏太夫人詩序

送天台教諭韓君歸廣東遷葬序

送洪仲蕃序

丹丘舊隱圖序

靜目

送章輝遠之永州序

涵清軒詩序

林氏族譜序

草心堂詩序

瑞菊軒詩序

會文集序

送貢生張季容序

仙居陳氏世譜序

壽雲林隱君詩序

送鄭生序

思養堂詩卷後序

憑遠樓記

環翠樓記

一清軒記

愚軒記

潛庵記

新城袁氏作官塘坂記

養志齋記

杏洲記

春暉樓記

皆山樓記

卷之二

靜目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論曹觀死封州事

南齋滯叟傳

二孝子傳

劉府君傳

宋婦沈氏傳

岫雲先生墓誌銘

趙處士墓誌銘

凌府君行錄

原命一首與楊文忠別

愚齋箴

書黃泰忠傳後

書仙居朱府君霞塢肝夢後

書蔡尚遠練林先塚圖卷後

跋宋名臣八人遺像後

題王維輞川圖

題牧童挽牛圖

書林左民所著費公行義詩序後

題朱貴仁所藏僧湛然雲山圖

書礪磴子碣文後

書南齋滯叟傳後

題樊老軒詩卷

靜目

跋哀輓鄭秉文詩卷

祭香山先生文

祭敦諭徐先生文

祭鄭守中先生文

漢陽禱雨文

止雨文

謝雨文

望雲辭

送歲貢生林通倡和詩題辭

張十五名序

李恆字說

與方正學書

留別胡饒文詩

送友人應薦詩

次韻答胡饒文詩

題紅梅詩

次韻奉和仙居知縣程奉民述懷時程君爲人所

誣方就逮而有是作

孤桐生崇岡一首贈友人

戊辰除夕守歲學中得林字

又得頌字

己巳元夕會飲友兄鄭顯則寓舍

靜目

七月初十日夜對月懷友生黃廷修偶成絕句一

首因用奉寄

詠窗前竹二絕句有序

題呂六松先生手書遺篇

和廣文高先生登福山韻

絕命辭有序

卷三

資治策八首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

補遺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後

又跋

遊委羽山詩

附錄

靜學王先生事迹陳紀

靜學王先生行實葉良佩

王靜學先生傳黃綰

墓文門生楊士奇

忠節祠記蔡翺

忠節祠碑翁仲益 林貴兆 建祠緣由附

重修忠節祠記朱元脩

王氏二女并記王舟瑤

謁靜學先生祠墓詩施元紀 金繼光 陳朝賓 施槃

靜目

林國材

五

王靜學先生文集目錄

送台州衛鎮撫歐陽侯序

吏之與民親者無過於郡縣之長貳至於治兵之將佐則與民疏者也與民親則其德澤易敷而民親之宜也與民疏則其政教不相及而民疏之亦宜也然而今之蒞民之長貳民之視之猶遇逆旅之過客忽焉不加尊愛於其心其留也不以爲喜而去也不以爲悲是豈民情之薄而然歟蓋由蒞之者非其人而民不被其澤故也使誠有澤以被之今之民猶古之民也古之循吏如黃霸朱邑之徒留而民愛之去而民思之豈今獨不然

靜一

嘉業堂校刊

哉惜乎今之蒞吾民者未見其人嗟乎民之於其親者猶不敢望之況敢望於其疏者乎今鎮撫歐陽侯所謂治兵之佐而與民疏者也台之民於其去而咸咨嗟嘆欲留之而不可得者是何以致然歟蓋侯之爲鎮撫其政教雖不及於吾民而凡民事之有係於其職司者侯一以慈和恕慎行之而不以兵民爲閒居其職三年於茲矣未嘗作事以勞民而常因事以利民物非義者雖一毫而莫取事非公者雖一夫而不役疏食素衣聊以自給而持貞守潔固然莫移故不惟親於其士卒而吾民亦親之如此嘗聞惠厚者能使疏者爲親而惠薄者雖親者亦疏若吾歐陽侯豈非惠之厚者歟不然何

斯民於蒞之者之去留曾不介之於懷而獨戀戀於侯之治兵者乎夫天下未嘗無賢者特吾民不幸而未之遇如侯者吾民雖不敢望其澤而其餘澤猶能及之使其職在蒞民則民之被其澤又當何如哉觀於此者旣可以見歐陽侯之賢又可以見斯民親上之心未嘗忘而凡蒞民者亦可以勸矣侯廬陵人歐陽姓榮祖名洪武十七年五月五日序

送孫生序

郡學歲貢生孫景賢將行過別於余請言以爲教余語之曰生居郡學數年矣郡學之士數十人皆吾子所交游吾子之待之固有厚者焉有薄者焉彼眾人之報吾

靜一

子者宜亦有厚焉有薄焉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厚者固可以無憾子待之以厚而彼報之以薄者子縱不形於言不怒於色未必無愠於心也方今朝廷之待天下之士豈有厚如生之爲人學校弟子者乎賜田祿以養之擇師傳以教之而稍成則升於太學益豐其廩食使廣其學學成而授之以美官可謂厚之至矣待之厚則望之也亦厚豈止於生之望於交朋而已乎子行矣朝廷之責報吾子將有日矣其尙思所以爲報乎景賢平時與人交能盡情意又嘗從余游有師友之分故於其行也特以是語之洪武十九年春正月三日序

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薦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爲已知內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者博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爲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

靜一

三

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不敢強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佩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爲師嘗念二先生所爲故未嘗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況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爲七十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子稱於子夏由是言之爲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

待於余言哉洪武二十有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送友生鄭允廉教授潮州序

昔余居鄉之東西有二校焉其西校之師肆而虐東校之師謹而迫教授童子皆數十人西校之師日需酒餼於諸生家縱飲放歌以爲樂傲然如旁無人者然以法治其諸生嚴甚坐作進退一欲其遵蹈矩度少違其節及微有戲色苟語必深誚而痛箠之不少假借居無幾何諸生不能堪咸涕泣相語曰今師我者其敗禮縱欲若彼而乃求備於我其不量已度物甚矣吾不能爲彼弟子也遂相率而去之其東校之師則日正衣冠端坐講授自晨至暮無情容而以禮法繩其諸生亦嚴如西

靜一

四

校師久之諸生不能一如其法則奮而怒曰吾少爲弟子時師之教我者吾未嘗敢有毫髮違之今汝曹乃不率教如是我不能爲若師也皆斥而去之由是二校之弟子皆廢而不學予嘗念之若西校師者固不可勝責矣而東校師亦不能無責焉何者有教人之資而無待人之量焉耳古之爲君而善教人者莫如舜爲師而善教人者莫如孔子而舜之命契敷五教則曰在寬孔子於門弟子皆循循善誘之聖人教人之心非不欲天下之無一人之不若已然而不能必人之皆已若也故其於人也盡吾術以教之而不強人以必從優柔以進之寬徐以待之使之樂受吾之教而自入乎法度之中不